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概念、源起、及現況

王 中 天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教)

摘 要

「社會資本」在近二十年來已躍然成為一個熱門的分析概念。然而，社會資本在學界受到的重視也對其概念的運用與理論的整合造成困擾。本文企圖從三個不同但卻相關的角度來了解社會資本。首先，筆者嘗試匯集與解讀三位公認的社會資本理論家對社會資本的闡述並歸納其共同點。其次，筆者從學術與時代背景來探索社會資本的源起。第三，藉由筆者對社會資本定義的蒐集與文獻整理，探討當前社會資本研究領域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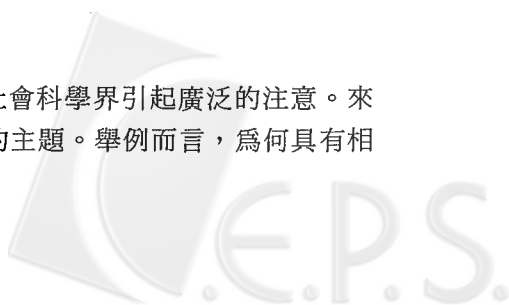
本文的發現與論點可歸納如下：首先，社會資本是指所有蘊含在社會關係內的資源；個體與總體的分析層次皆可使用之。其次，由對社會資本概念的源起之探索得知它並不是一個嶄新的概念，而是承繼傳統社會思想並呼應當代歷史發展的產物。再者，當前社會資本的研究文獻中存在兩派不同的研究焦點：其中一派是以社會學家為首，他們關注社會資本在理性個體行動者間的運作；另一派則以政治學者為代表，他們重視社會資本的集體面向。兩派皆對吾人了解社會關係與社會行為有所貢獻，可是二者未來能否整合，前景並不明朗。

關鍵詞：社會資本、蘊含、自主性、社會結構、集體行動的問題

* * *

壹、前 言

近二十年來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概念已在社會科學界引起廣泛的注意。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分別運用此一概念來研究許多不同的主題。舉例而言，為何具有相



似自然和人力資源的國家或地區會有極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為何具有相同制度安排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表現結果？為何某些人在職場比較容易成功？為何某些學校和老師特別有效率？哪些移民較容易適應新的環境乃至於更易成功？從社會面向來思考上述問題即是社會資本所以受到青睞的主因。

雖然社會資本研究已儼然成為當代顯學，但是它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甚者，學者之間對於何謂社會資本亦有相當分歧的認知。本文目的即在釐清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探討塑造其成為當代重要分析概念的源起、以及檢視社會資本文獻的研究現狀。

貳、何謂社會資本？

當代社會資本的意涵主要是源自於社會學家。其中最廣為被引用的定義是來自於兩位著名的社會學者。一是美國的 James Coleman，另一位則是法國的 Pierre Bourdieu。根據 Coleman 的看法，社會資本指涉許多不同的實體 (entities)。但是它們卻有兩項共同的特徵：首先是他們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其次它們都能協助達成該社會結構中的某些行動 (Coleman, 1988:98)。①對於社會資本和其他型態的資本之差異，他認為主要在於社會資本是內生於行動者關係結構之中 (social capital inheres in the structure of relations between actors.) 它並不是隸屬於行動者本身，也不包含在生產過程內 (Ibid)。

雖然上述 Coleman 對社會資本的定義相當廣泛與抽象，但可確定的是他強調社會結構對其成員可能提供的資源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他說：「一個內有廣泛值得信賴感和彼此信任的團體會比一個沒有這些特質的團體達成更多的目標」 (Coleman, 1988:101)。同時 Coleman 的定義也隱含社會資本並不一定是正面和有利的。他曾指出：「一種能協助達成行動目標因而產生價值的社會資本對其他人而言可能無用甚至有害」 (Coleman, 1988:98)。至此吾人應可稱 Coleman 的社會資本是一種蘊含 (embedded) 在社會關係中的中立 (neutral) 資源；至於它會被行動者用於何種場域則是另一個廣泛的議題。②

至於何種社會結構較易製造社會資本，筆者認為 Coleman 的論點可以歸納成以下兩種機制：規範 (norms) 和緊密 (closure)。若是結構中存有互惠 (reciprocity) 或盡義務 (obligation) 等規範，而且能內化於成員心中，則這種規範在人們心中所產

註① Coleman 在這篇文章中是要顯示天主教以及其他的宗教學校比非宗教的私立學校有較低的退學率。他將這個差異歸因於宗教和教育結構之間的多樣關係 (multiplex relationships) 所產生的社會資本。

註② Coleman 舉了四個例子以說明在不同的社會關係與結構中，社會資本會展現不同的型態與不同的功能。詳參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1988), pp. 95~120.

生的預期就變成一種成員所共有的資源，人們就可易於彼此互助合作並懲罰不守規範者 (defector)。這種機制和社會網路的頻繁互動結合，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個最為人熟知的例子是 Coleman 所舉的鑽石批發市場。在這市場內，一個批發商願意交給另一位同行一袋寶石並讓他帶回家去慢慢鑑賞。而他卻不要求正式的保險以防這位同行掉包或用假寶石換取袋內部分的真寶石。事實上，這種自由交換寶石以供對方鑑定是該市場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沒有它，這種市場運作會變得非常繁瑣，因而缺乏效率。然而真正促成一種無形保險的因素在於成員之間緊密的社會連結 (close ties)。質言之，成員透過家族、社區、和信仰相同的宗教所形成的綿密社會網路使得不守規範者難以存活，因此使得市場交易更順暢 (Coleman, 1988:99)。

Bourdieu 則是從階級 (class) 和網路關係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的角度來定義社會資本。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真實或潛在的資源總和 (the aggregate of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resources)。而這種資源是源自於擁有一種長期穩定的網路關係，它是成員之間集體擁有的資本，且可以讓內部成員去取用。當然，所謂的「取用」可以發生在各種不同的行為和場合 (Bourdieu, 1986:248-249)。^③

對 Bourdieu 而言，社會資本和其他型態的資本存有密切的關係。人們擁有不同數量的社會資本乃是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視其所能有效動員網路關係的幅度；另一則是該網路成員們所擁有的其他型態的資本數量，包括經濟 (economic)、文化 (cultural)、和符號 (symbolic) 資本。事實上這兩者的關係才是 Bourdieu 的社會資本理論重點。簡言之，他認為網路內的關係可視為促成不同型態資本之間轉化的動力。同時 Bourdieu 也間接強調社會資本是一種理性的投資，尤其是當行動者無法藉由經濟資本以獲得其所需的東西時。這時對社交的投入或許是一條可以協助吾人達成目的的途徑 (Bourdieu, 1986:252-253)。

以上兩位學者可謂是對社會資本的概念與研究立下了基礎。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對型塑人們的經濟與社會行為的重要性又開始受到學界重視。這股潮流對政治學者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非 Robert Putnam 莫屬。他的代表作 *Making Democracy Work* 不僅引發學界對社會資本與民主 (democracy)、市民

註③ Bourdieu 企圖分辨包括經濟、文化、和社會三種不同型態的資本，並且關注它們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他認為經濟資本是其他兩種資本的根基，並且資本都有自我再生的傾向。基於社會中經濟資本不平等的事實，社會與文化資本的累積事實上都是在繼續 (reproduce)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最終反映在經濟上的不平等。從這個角度來看，他是用資本轉換的經濟觀念來表達馬克思所謂階級再生 (reproduction of classes) 的理論。詳參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 of Capital," in J.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James N. Baron & Michael T. Hannan,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2 (1994), p. 1117.

社會 (civil society) 和發展 (development) 之間關係的爭論，^④ 該書也被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評為自 Pareto 和 Max Weber 之後最重要的社會科學著作 (Harriss & Renzio, 1997:922)。

在 *Making Democracy Work* 這本書中 Putnam 主要的目的在於找出解釋為何義大利中北部的地方政府表現較南方好的先決條件。藉由量化的分析，根據他的論點，兩個地域之間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累積的差異 (different stocks of social capital) 是主要答案。他所謂的社會資本乃是指「社會組織內能夠促成合作以至於增進社會效率的要素，例如信任 (trust)、規範 (norms) 和網絡 (networks)」 (featur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uch as trust, norms, and networks, that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ciety by facilitating coordinated actions) (Putnam, 1993:167)。有心的讀者可以很容易地在他書中發現他定義中所謂的信心是指人際信任 (interpersonal trust) 或社會信任 (social trust)；規範主要是指吾人所謂的回報觀念 (norms of reciprocity)；而網絡則是關注在自願性的民間社團 (voluntary associations)。Putnam 在其他著作中也一再強調擁有較多社會資本的地區無論在經濟或政治領域的表現都明顯地較其他地區來得優秀 (Putnam, 1998)。

經由以上簡短地對三位學者社會資本定義的介紹，吾人可以大略掌握社會資本的意涵：首先，社會資本是一種蘊含在社會關係內的資源 (sources embedded in social relations)；其次，社會資本可以協助社會網路內的成員完成某些行動；再者，社會資本本身包含道德和工具性的成分。網絡中的規範和義務基本上組成了其道德成分，而運用社會資本的道德成分以達到某些利己的目的或是以其他型態的資本投資於社會資本則構成其工具性的成分。第四，社會資本的概念不僅適用於個人 (individuals)，它也可被應用在社會或國家等總體現象。然而當它被理解成整個社會所擁有的能量 (資源) 時，卻又與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概念有所不同。^⑤

註④ 這方面的著作相當多，茲略舉部分如下。Margaret Levi, "Social and Unsocial Capital," *Politics and Society*, 24: 1 (1996), pp. 45~55; Margaret Levi, "A State of Trust" in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eds.), *Trust & Govern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77~101. Sidney Tarrow, "Making Social Science Work Across Space and Tim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2 (1996), pp. 389~397; Louis Putterma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13(1995), pp. 5~22; Jonathan Fox, "How Does Civil Society Thicke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24: 6 (1996), pp. 1089~1103;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Robert P. Weller, "Horizontal Tie and Civil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Robert W. Hefner, (ed.), *Democratic Civili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p. 229~248; Sandra Hofferth, Johanne Boisjoly and Greg J. Dunca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1: 1 (1999), pp. 79~110; and J. L. Sullivan and J. E. Transue, "The Psych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Democracy: A Selective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Toleranc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Annu. Rev. Psychology*, 50 (1999), pp. 625~650.

註⑤ 本文第四部份會對此加以區別。

前文已述及社會資本受到廣泛的重視。但它絕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本文第二部份就要從學術和歷史發展兩個角度來探尋何以社會資本會在近來二十年內成爲社會科學界的焦點。

叁、社會資本的學術和社會源起

一、學術源起

如同許多社會科學的概念，近代社會資本概念的興起乃是受到諸多不同學科彼此激盪而成。基於筆者本身所受的訓練，本文將把焦點放在社會學與政治學對此概念的影響。其他如經濟學和人類學亦會稍微提及。

(一) 社會學的淵源

古典社會學基於對社會本質的不同假設 (assumption) 而有兩大學派，一是以 Emile Durkheim 爲代表的整體學派 (holistic school)；另一則是以 Max Weber 爲代表的個體學派 (individualistic school)。整體學派認爲吾人應把社會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加以研究，而非僅是其成員的總和。因爲「人們組成團體後的思考和行動方式與原先隔絕於社會之外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我們先分別研究失散的個人，則我們就無法了解他們所組成的團體會發生什麼事」(Durkheim, 1982:129)。這種觀點傾向先研究整體社會，而將個體成員的行動視爲牽就社會的依變項。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價值內射」(value introjection) ⑥ 概念最足以與社會資本概念接軌。因爲它強調團體內諸多價值與道德規範等儀式 (rituals) 就是扮演社會或經濟交換的保證者 (guarantor)。人們對於他人回報自己付出的期望 (expectation of repayment from the other) 並不植基於對某一特定對象的認識，而是因生活在一共同社會結構內的成員彼此內心對規範 (如回報) 的遵循或畏懼。

社會學中的個體學派專注於研究個人的社會行動 (individuals' social actions)。Weber 認爲我們可以從個體所擁有的價值觀中去推演人類的行爲 (Weber, 1978:4)。換言之，他認爲社會學是注重個體的研究，並且必然要走向個體的方法論。Karl Popper 也主張「所有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所有社會制度的運作都應該被視爲許多個人的行爲主張的結果 (as the result of the decision, actions, attitudes, etc. of individuals) ……從集體現象的角度所得的解釋是永遠無法令人滿足的」(Popper, 1945:98)。這種「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與古典經濟學的論調是一致的。兩者匯流使得利益極大化 (utility maximization) 的假設與市場機制也進入了社會學領域。

首先，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自五十年代以來開始挑戰傳統社會學對社會秩序 (social order) 的解釋。包括 George Homans (1958)、Peter M. Blau (1964)、以至於 James Coleman (1990) 的理性選擇社會學 (rational choice

註⑥ 請參考 Michael Woolcock,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7 (1998), p. 161.

sociology) 都將以經濟理性為分析主軸的資源交易 (resource transaction) 視為社會交易的重點。近來這條脈絡也以和傳統人類學的論點產生交集，而將「關係理性」 (relational rationality) 納入社會交易的分析。^⑦因此社會交易是廣泛地指涉「維繫和提昇社會關係的方式，並因此而創造社會信用 (social credit)、社會負債 (social debts)、和社會認可 (social recognition)」 (Lin, 2001:152)。社會資本也就是泛指經由社會交易所產生的利得。

其次，經濟社會學內有關「集體行動的問題」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的文獻也對社會資本概念有相當的啓發。Mancur Olson 的名著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集體行動的邏輯) 是第一本有系統地挑戰傳統對團體行為理解的著作。他以經濟學家的身分質疑有相同利益的個人所組成的團體會盡力增進其共同的利益的看法。甚者，他認為「除非一個團體中的成員數量很少，或者內部有強制力和特殊的制度設計，否則理性追求私利的個人是不會去達成其共同或團體的利益」 (Olson, 1965:2)。換言之，他的論點是從人性自私的假設出發，只要個人不被排除享用集體所生產的好處，他或她就會有強烈的誘因去享用這個成果而避開自己應盡的義務或責任。也因此那些想經由集體努力所達成的理想或目標並不如想像的容易成功。

Olson 的理論點出了人類社會合作的困難與脆弱性，也受到學界廣泛地討論。許多研究人類合作本質的著作相繼問世，其中包括 Robert Axelrod (1984) 在其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書中探討追求私利的個人在沒有中央權威的介入下會如何發展出合作的行為。Elinor Ostrom 研究人們會在何種情況下以及如何自發地去維護共有的自然資源而不是為了滿足私利去過度地消耗資源 (Ostrom, 1990)。Francis Fukuyama 援引了當代進化生物學 (evolutionary biology) 的例證以挑戰自由主義對人類原始狀態的假設。他強調人類之間的合作並非如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所推論般的困難，反而它是合乎自然的，且是烙印在人類的基因中而代代相傳 (Fukuyama, 1999)。

另一個與合作文獻密切相關的領域是對於信任 (trust) 的研究。如果我們把信任這個主題放在集體行動或社會交換的領域中，就不難發現它是一個正面的資產。它被視為合作的潤滑劑 (lubricant of cooperation) (Dasgupta, 1988:49) 或情緒基礎 (emotional basis)。信任的存在可以免除不必要的契約進而降低交易成本。甚者，它也是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關鍵。最極端的例子是假設進行集體行動的每一個成員都信任其他的成員會克盡他的義務，則大家都會願意為共同目標而奮鬥，所謂的集體行動困境就不會發生。例如假設每一個公民都有理由信任其他的公民會誠實納稅，則大

註⑦ 社會學者林南 (Nan Lin) 指出在社會交易中有兩種不同的理性，交易理性 (transactional rationality) 是指基於計算社會交換的得失 (gains and costs) 為取向的思考，而關係理性 (relational rationality) 則是偏重維繫或提昇社會交易的關係 (relationship)。他認為「雖然這兩種理性在大多數的社會交換中都會被行動者所考量，但是某個社會的制度在特定的時代都會比較偏重其中一個理性，也因此人們會給相應型態的資本 (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 較高的評價」，請參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1.

家就不會逃稅且政府也可免除監督逃漏稅的巨大成本。

在七零年代還有一派理論發展也對社會資本有所啓發，它是所謂的「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或稱為「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②其目的在於經由對社會行動者彼此互動的研究以及觀察互動模式如何形成自主的結構以期將個體與總體社會現象接軌，同時也提供一個動態的研究途徑 (Wasserman & Galaskiewicz, eds. 1994)。這一派別對社會行動者 (social actors)、彼此的關係、以及所造成的結構 (resulting structure) 有四大假設：首先，行動者及其行為是相互依賴的，而不是獨立自主的；其次，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聯繫 (relational ties) 是一種資源轉換或流動的管道；第三，網路結構本身對個別行動者而言既是機會也是限制；最後，網路結構本身也被視為是行動者之間的長期穩定關係 (Wasserman & Faust, 1994:6-7)。基於此一脈絡，所謂的「社會資源理論」也應運而生。它主要是在企圖建構「聯繫強度」(tie strength) 與如何獲取滿足私人利益的資源的行動 (the provision of resources to self-interest oriented actions) 之間的關係。簡言之，這派理論將行動者 (actors) 視為積極運用其在網路所處的位置 (network position) 以增進私利的企業家 (work entrepreneurs)，而不是被動的參與者 (passive players) (Lin, 1986, 2001; Granovetter, 1982)。

(二) 經濟學的淵源

事實上，前文已述及許多經濟學的觀念對社會學以及社會資本的影響。在此節筆者要簡短地將焦點放在「資本」這一概念對社會資本的啓發。

雖然「資本」(capital) 一詞在當代被廣泛使用，但它的涵義即使在經濟學家之中也不甚明確。資本這個概念最初是指涉作為出借支用的金錢 (money put to use as a loan)。它的意義在十八世紀逐漸變得模糊，主因在當時的經濟學家把資本的概念延伸至財物資源以外任何可以被用來產生未來價值的資源 (any resources that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future values) (Albrow, 1999:15)。例如馬克斯 (Karl Marx) 視資本為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資本也是一種對生產商品的投資，其目的在未來獲得更多的利潤 (Lin, 2001: 4-8)。此外，「資本」與「資本財」(capital goods) 二者也經常被誤用 (Stiglitz, 1993:18; Black, 1997:47)。這種情況也無法避免地進入其他借用此概念的領域。

資本理論在六十年代進入了嶄新的階段。經濟學者 Theodore Schultz 以及 Gary S. Becker 所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 (human capital theory) 可謂是一個里程碑。其目的是在破除古典資本理論視勞力為常數的假設，而將勞工視為可以自行投資的企業家。

註② 社會學家有時稱社會網路分析為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但這和人類學所謂的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是不同的概念。詳參 Jeffrey C. Johnson,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A Review," in Stanley Wasserman & Joseph Galaskiewicz, (eds.),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 114.

藉由增進自身專業知識及技術，勞工可以增加與資本家議價的籌碼，同時人力資源的提昇也會帶動經濟的發展（Becker, 1964）。從此社會科學家就將人力資本視為可在勞動市場上增進價值的個人特質（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have value in labor markets）（Baron & Hannan, 1994:1123）。影響所及，諸多不同型態的「資本」相繼問世，例如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語言資本（linguistic capital）、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消費資本（consumption capital）以及本文所探討的社會資本等。基本上，這些「新」型態的資本目前都仍有相當程度的理論模糊以及其他的問題存在，包括部分概念的重疊，^⑨但是其共同特點在於抓住了資本是著眼於市場投資以期獲得利潤的核心概念，只是這些新型態的資本有其各自的市場界定及對利潤的不同解釋。例如 Bourdieu（1977）的文化資本理論認為社會的統治階級有意識地將其所欲的文化和價值利用教育體系灌輸到其他階級中，使人「誤認」這種主流文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社會實踐，並且在勞動市場上酬庸鼓勵能夠表現該文化的人。換言之，被統治階級的人可藉由教化機構而認同主流文化，進而獲得文化資本以利其在社會立足，但這種過程其實也是幫助既有社會不平等結構的維繫。從某個角度看，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是有相當程度重疊的，因為一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不僅傳遞知識與技能，同時也包含了文化價值，要將個人的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截然劃分是很困難的（Lin, 2001: 15&192）。同理，社會資本^⑩與文化資本也有密切的關係，基本上這兩種資本都是提供個人在社會生存的資源，社會資本提供在社會市場交易的管道，而文化資本則提供個人進入社會市場的識別證。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人比較容易接近（結交）主流的精英團體，進而增進其社會資本的存量，兩者對個人或團體利益的取得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三）政治學的淵源

六零年代初期美國政治學界出現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Gabriel Almond 和 Sidney Verba 的 *The Civic Culture*（1963）是第一本有系統地研究政治生活中「軟性因素」（soft factors）的書。諸如價值（values）、信念（beliefs）、以及其對民主穩定（stability of democracy）的影響都是該書探索的焦點。經由對英、美、德、義、墨等五國的比較研究，他們發現英、美兩國國民的公民能力感（civic competence）、社會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以及其對政治制度的驕傲感（pride in their political institutions）都較另外三個具有較短民主歷史的國家來的高。事實上，他們是以較先進的實證方法來印證 Plato 和 Aristotle 的文化理論。^⑪如果從解決集體行動問題的角度來看，這種強調國民社會心理（socio-psychol-

註⑨ 以上諸多新型態的資本大部分是由社會學家所創，有關批評近來社會學界泛用「資本」一詞的風氣以及所引發的問題，請參 Baron and Hannan, 同註③，pp. 1111~1146。

註⑩ 本段所謂的社會資本是指社會學家所理解的概念，詳見本文第四部分對社會資本現況的討論。

註⑪ Almond 和 Verba 非常欣賞 Aristotle 的混合政府（mixed-government）模型以及他強調諸多能維繫穩定的公民態度，包括不極端、社會信任、與某種程度的謙虛等。他們對上述五國的比較研究是支持以上看法的。

ogical attributes) 對維繫民主穩定的政治文化途徑 (political culture approach) 是一種尋求解決政治性集體行動問題的嘗試。嚴格說, 前文提及的 Putnam 代表作 *Making Democracy Work* 是這種研究途徑的延續, 因為他視諸多如 Almond 和 Verba 所提的社會心理狀態為一種社會資本, 它是解釋一個地區經濟、制度、和政治表現的關鍵因素。^⑫

在本節中作者探討了社會資本概念的學術淵源。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是作者主要關注的焦點。除了學術淵源之外, 社會資本概念的興起也是對當代西方社會的社經走向的一種回應。下一節將簡短地介紹這一趨勢。

二、社會源起

自從分工和科技發展成為當代社會的特質之後, 人際、團體、或國際間的合作已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當代社會已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但是我們依賴他人的合作越深, 也越易突顯吾人容易受傷害的處境 (vulnerability)。如同集體行動的邏輯所示, 我們都知道彼此合作可增進集體的利益, 可是集體合作的結果往往不是當初所預期的正面效果。因此如何尋求解決此一困境, 以使行動者雙贏便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學術貢獻。此外, 西方社會自六零年代以來經歷的社會運動結果也是促使人們重新尋求類似如社會資本概念的原因之一。上述社會運動的主軸乃在於將個人從傳統社會規範中解放出來 (Fukuyama, 1999:13)。這種「無拘束的個人主義」(unbridled individualism) 不但導致人們共有價值 (shared values) 的毀損, 也使得社區 (communities) 名存實亡。結果是「犯罪數量激增、家庭破碎、父母未能盡責養育子女、鄰居未能互相照顧、以及人們對公共生活不感興趣」(Fukuyama, 1999:15)。部分經濟學家以及經濟歷史學家因而匯聚出了「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 學派, 強調面對集體行動困境的個人或許樂於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受到某種程度限制的世界。^⑬他們認為制度本身會強迫個人考慮其私人行為的社會成本和利益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換言之, 制度是藉著訴諸潛在的強制力和制裁以修正個人的行為誘因 (incentives), 其最終目的是希望使個人私利與集體福祉趨同 (converge) (Bates, 1988: 392,396)。但是這種注重硬體或所謂「低估社會因素」(undersocialized) 的解決

註⑫ 在 *The Civic Culture* 書中的第三部份, Almond 和 Verba 將公民文化與社會心理因素聯繫在一起並聲稱個人的非政治態度 (nonpolitical attitudes) 和非政治的隸屬 (nonpolitical affiliations) 是決定他對週遭政治事務看法的重要因素 (Almond and Verba, 1963:261-262,300)。例如他們說:「經常參與群體活動和喜歡外向特質的人也會傾向視人羣環境 (human environment) 為安全及有反應的 (safe and responsive)」(Ibid: 266)。他們所謂的「公民合作」(civic cooperation) 概念也是受到個人對其社會環境看法的影響, 尤其是他的社會信任程度 (level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bid: 269-273)。此外, 該書第十一章特別關注公民自願性團體的角色, 並以資料證明參與自願性團體會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能力感。Putnam 對義大利與美國的社會資本研究實際上可視為 Almond 和 Verba 該書的部分延續。

註⑬ 雖然如此, 新制度主義仍然持有對個人利益極大化的假設。

方案受到主要來自社會學家的批評。^⑭因為許多諸如他人偏好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of others' preferences）、社會互動的結構、以及社群等因素都被新制度主義所忽略，而它們都是吾人了解個體與集體目標之間關係的樞紐。也因此人際信任、社會網路、社會規範等包含在社會資本概念傘下的主題逐漸受到重視。

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與英國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所經歷的「國家」（state）、「市場」（market）、「社會」（society）的角色輪替也促成了社會資本概念的興起。七零年代「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政策的失敗導致了八零年代「新保守主義」的興起。放寬管制讓市場自由運作成了風潮。所謂的媒介結構（mediating structures）、自願團體（voluntary associations）、或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s）的角色已被擴大為協助或取代政府以執行公共政策來解決社會問題（Edward & Foley, 1998; Zijderveld, 1998; Couto & Gutheir, 1999; Hall, 1999）。這股重現「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風潮又與八零年代末期第三波的民主化運動結合，使得尋求解決社會問題以及鞏固民主體制的良藥成為當務之急。^⑮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注意到社會資本的潛在應用價值，而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在其社會發展部成立「社會資本前導組」（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SCI）以負責發揚和應用社會資本概念，特別是藉藉此幫助發展中的國家解決社經問題。^⑯

由前文可知社會資本概念的興起不僅有學術的根源，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以下第四部份則將焦點放在探討當前社會資本研究的特徵與面臨的問題。

肆、社會資本研究的現況

社會資本一詞最早出現在二零年代研究社區的文獻中。Lyda Hanifan（1920:78）使用社會資本來代表個人或家庭在日常互動中所體現的資產，如善意（good will）、

註⑭ 社會學家對經濟學家所提的「搭便車」（free rider）概念基本上是存疑的。例如 Coleman 就提出在一個社會網絡很緊密的團體內，成員所面對的問題與搭便車論點正好相反，亦即過度的熱情（excess zeal）。而且他們認為光靠制度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某種程度的道德，尤其是相互的信任必須要先假設其存在，如此制度才得以運作。詳參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1985), p.489.

註⑮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在東歐共產主義瓦解後又成為熱門的研究主題。許多學者認識到後共產主義社會特別缺乏穩定的社會結構，而它卻又是使民主制度穩定的必要條件。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是東歐各國中公認比較可能成功轉型成為民主制度的國家，學者普遍認為他們在接受共黨統治期間仍能保有其市民社會是邁向成功的主要因素，請參 Francis Fukuyama, "The Primacy of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6, No. 1(1995), p.8; Francis Fukuyama, 同註④，p.361.

註⑯ 自從 Putnam 的 *Making Democracy Work* 一書問世後，一股融合公民社會理論與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的思潮已儼然成型。目前有人開始稱之為「新托克維里傳統」（neo-Tocquevillian tradition）。近來世界銀行也敦促對社會資本進行學術化的研究，同時也促請開發中國家努力累積社會資本以解決各自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有關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的立場與看法，可瀏覽其網站 www.worldbank.org/poverty/special/whatsc.htm.

同胞感 (fellowship)、同情心 (sympathy) 等。J. Jacobs (1965) 也強調經久累積的緊密、跨範疇 (crosscutting) 關係網路是社區產生信任與合作的基礎。之後的學者基本是如前述將社會資本視為廣義的蘊藏在社會結構內的資源 (Coleman, 1988)。既然社會資本已儼然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的顯學，筆者亟思瞭解不同領域的學者所用的社會資本概念能否溝通，進而相互驗證或累積彼此的成果。從筆者所做的一個有關目前學者對社會資本定義的調查來看，這項關切 (或疑慮) 是值得吾人注意的。^①單就定義來看，除了他們大多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具正面效果的資源以外，^②這些定義的差異性曝露出一個明顯的訊息，亦即目前至少有兩派學者嘗試用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來研究相當不同的議題。以筆者對社會資本文獻的瞭解，其中一派主要是由社會學家所組成的，如同他們所提的定義，社會資本可廣義地視為蘊含在社會關係中的資源。第二派主要是由政治學者以及發展理論家 (development theorists) 所組成。他們也相當重視社會資本的角色。但他們卻對社會資本以及它的功能有不同於社會學家的理解。^③此派大多數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解決集體行動或發展問題 (developmental problems) 的資源，而非遂行個人利益的資源。

為什麼社會資本概念在學界會有如此不同的解讀？筆者以為可從兩方面來回答。首先，帶領社會資本研究風潮的幾位學者對其概念的定義方式已埋下日後分歧的種子。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Coleman 其實對社會資本的定義是採功能取向 (functional approach) 的。因為根據他的定義，社會資本雖然有一定的結構，但它實際上卻是一個變動的實體，此外，為了要能辨識或證明它的存在，吾人必須要先觀察到某些結果，才能符合它「協助達成該社會結構中的某些行動」的特徵。換言之，社會資本有可能是任何的實體，只要它能在人際互動中協助行動者達成某種目的。準此，受到 Coleman 研究啟發的學者難免會在所謂的「變動的實體」中找尋與自己興趣相符的主題。在政治學界帶領風騷的 Putnam 正好就是其中之一。他就將這個實體的中心放在「公民參與的網絡」上，並且也從準功能的角度定義他所理解的社會資本。如果我們以樹狀圖來比喻社會資本定義的發展，且以 Coleman 為源頭，就不難理解目前的分歧。其次，與第一項原因緊密相連的是基於今日社會學科的功能分化。不同領域的學者因其所受的訓練及關注的焦點不同，加之經驗主義已成為研究方法的主流，自然傾向於從符合其研究主題和易於觀察的角度去理解社會資本。此乃為何我們會看到當前有如此多對社會資本不同的定義。

註① 筆者從當前的社會資本文獻中總共蒐集了超過三十個有關社會資本的定義。詳見附錄。

註② 社會資本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鮮少被人提及，Portes 和 Landolt 提醒吾人社會資本至少有四種負面的效果：排除外人 (exclusion of outsiders) 團體成員過度取用 (excess claims on group members) 限制個人自由 (restrictions on individual freedoms) 以及形成阻礙成員向上發展的壓力 (downward leveling norms)。詳參 Alejandro Portes & Patricia Landolt, "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26 (1996), pp. 18~21, 94.

註③ Putnam 可算是將社會資本概念引進政治學界的主要人物。在 *Making Democracy Work* 書中，它主要是引用 Coleman 的社會資本概念並強調它增進社會合作的角色，請參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7.

基於對社會資本不同的理解，目前這兩派文獻各有何特色？又對吾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應用上有何貢獻或啓發？就以社會學家爲主的社會資本研究而言，筆者以爲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在微觀的分析層次上，他們基本上是採取經濟學的假設，從理性（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角度來鋪陳人類的行爲，其次社會在結構上及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是他們的理論假設。因此，個人如何在結構的限制下獲取最大的利益（資源）就成爲社會資本理論探討的核心議題。其中比較具有啓發性的論點包括認爲不平等的社會交換一方面因耗費成本而不是常態，另一方面也可助吾人解釋既有社會權力結構的維繫（Lin, 2001）；就結構限制而言，這些學者則提醒個人在其人際網絡中的位置（location）^②是決定其自主能力多寡的關鍵。一個處在橋樑（bridge）位置^②或是接近這個位置的人較其他人容易獲得資源，同時也較有機會藉著操控資訊的流通而獲取利益（Granovetter, 1973; Burt, 2001; Lin, 2001）。這種強調結構縫隙（structural hole）提供個人機會的論點正好彌補了自Coleman以來認爲網路內部必須緊密連結才能產生社會資本看法的不足，因爲專注在網路的緊密性是無法解釋內部成員的流動以及該網路的可能演化等動態的現象，而且成員間向外擴展的能力本身也是因社會聯繫而生的一種社會資本，因此，對社會資本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有所提昇。實證的研究主題包括個人社會網絡如何幫助尋求工作以及獲得資訊（Lin, Ensel, and Vaughn, 1981; Erickson, 2001; Flap and Boxman, 2001）、公司如何利用員工的社會人脈以甄選較佳的新進員工（Fernandez, Castilla, & Moore, 2000; Marsden, 2001）、社會資本如何增進個人的經濟收入等（Meyerson, 2000; Lin, Fu, & Hsung, 2001）。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歸納這些研究背後共同點，就不難發現個人在結構中的自主性在現有的社會資本文獻當中大多都是專注在用以追求既有社會認可的價值上，換言之，若我們要思考是否社會資本理論可能提供吾人聯繫個體與總體社會研究分析的功能時，它只符合其中一半的要求，亦及它可以勝任解釋一個社會體系的主流價值何以能夠延續，但是對於解釋社會爲何會解構或轉型似力有未逮。

在宏觀的分析層面上，社會資本理論是承襲結構分析的脈絡。誠如上述，社會學家的社會資本理論基本上是從個體出發，藉著個人企圖從社會關係獲取私利而隱含社會結構因此得以維繫的結論。至於社會資本理論是否可以幫助吾人觀察社會變遷如何發生？或者社會資本能否自主地對個體以外的社會現象發生哪些影響力？針對第一個問題，有學者認爲社會網絡是一個可行的切入點。網絡中所蘊含的集體資源如果能被

註② 另一項影響個人自主能力的結構限制則是個人的社會地位（social positions）。詳參 Nan Lin, 同註①，pp. 33~38。

註② 嚴格說，如果某人與另一個團體成員之間的關係被切斷之後就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聯繫這兩個團體時，他（她）與對方成員的關係就是網路分析所謂的「橋樑」。目前學者有從不同的角度界定這種關係，例如 Granovetter 稱之爲弱聯繫（weak ties），而 Burt 則稱兩個團體（集團）之間缺乏聯繫的現象爲結構縫隙（structural hole），縫隙越多，提供的結構機會就越多，個人也就相對越自主。詳參 Ronald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versus Network Closure as Social Capital," in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1), pp. 31~56.

有效啟動，就可能形成社會運動；一旦該運動發展其自己的教化組織 (institutionalizing organizations) 後，就可傳遞不同的主流價值。當這社會運動透過網路連結集合夠多的人氣時，其鼓吹的價值就會逐漸成為合法的資本在市場流通，它融入或取代現有制度的可能性就會增加，林南以美國婦女研究 (Women's studies) 的興起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革命為例，說明如何以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解釋制度的變遷 (Lin, 2001)。這種論點似乎替研究人類生活各領域的變遷提供整合的基礎。但嚴格說，筆者以為僅靠動員網絡的資源似乎並不足以帶動社會 (制度) 的變遷，即使林南所使用的兩個例子也隱含必須先要有其他有利的歷史與社會條件配合才有可能成功。關於第二個問題，學者有系統的研究似乎並不多，可舉的例子則是從社會網絡能夠協助傳遞訊息的角度出發。例如，社會資本如何藉由工程師之間的非正式網絡而促進美國資訊工業的成長 (Saxenian, 1994)。反倒是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將社會資本當成依賴變項而在總體層次上探索影響社會資本功效的因素何在 (Angelusz & Tardos, 2001; Hurlbert, Beggs, & Haines, 2001)。

當前政治學者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多半是集中在它對總體政經現象的影響力上。其理論性的效果主要是由重複的社會互動中所推演出來的。筆者歸納如下：因為人類有認知的能力去分辨誰是樂於合作的，誰又是背叛者，人類也有情緒系統 (emotional system) 以獎勵願意合作的人和處罰不忠誠的人。重複性的社會互動提供了機會給個人和團體以降低生活中的不確定因素、增進資訊的分享、增加合作的機會。事實上，它經由畏懼處罰而增加了投機行為的成本考量。這些效用即是減低集體行動問題所引致的交易成本。至於是哪一種重複性的互動，學者間有其各自的看法。Putnam (1993) 著重公民之間參與的網絡，Fukuyama (1995b) 強調市場體系，Evans (1996) 與 Woolcock (1998) 提醒吾人重視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這派文獻認為社會資本有以下的功效：維繫經濟與政府的表現；調和私利與同胞感；增進回報的觀念；促進溝通和增進資訊流通；增加投機者的潛在成本；讓公民成為成熟的政治消費者；藉由讓公民表達需求而使政府更有效率；藉由社會信任而減少政府執行公共政策的成本；強化公民道德；藉由它對政策制定和官僚的影響而增進制度的效率；增進敵對政治精英間的包容性接觸；免除需要第三者 (third-party) 的調停等 (Putnam, 1993; Fukuyama, 1995b, 1999; Boix and Posner, 1998; Paxton, 1999)。

目前已有經驗性的資料證實部分上述有關社會資本的理論性效果。這些經驗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制度運作評估兩大範疇，例如 Fukuyama 的研究顯示社會內的人際信任程度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福祉和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 (Fukuyama, 1995b)。Stephen Knack 與 Philip Keefer 從跨國的比較研究中發現信任和公民間的合作 (civic cooperation) 程度對總體經濟活動有明顯的影響力。人際信任的程度與經濟發展在較落後地區有著更顯著的關係 (Knack and Keefer, 1997)。此外，也有許多研究關注社會資本在東歐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Richard Rose 指出俄羅斯政府無能解決社會問題，人民之間的非正式網路卻發揮力量幫助俄羅斯度過轉形期的困境 (Rose, 1995)。Kolankiewicz George 也認為共產主義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緊密網路、

回報觀念、以及人際信任皆幫助了社會主義轉型至資本主義，因為這些因素在新制度尚未建構的時期能讓經濟領域的參與者，包括潛在的企業家、潛在的顧客、金融機構等，有共同依循的機制（George, 1996）。Putnam 發現義大利地區政府的制度表現^②與公民間的參與（civic engagement）程度有正相關，而且後者是前者的先決條件（Putnam, 1993）。Judith Tandler 與 Sara Freedheim 則關注為何巴西一個腐敗而聲名狼藉的州政府突然會轉變如此之快，從一項對鄉村地區預防性的衛生計劃研究中，他們發現衛生單位的人員自願承擔許多編制任務以外的工作，^③這種投入贏得了當地人民的信賴與尊敬，這也相當程度地扭轉了人民相來不信任政府任何施政的文化。將政府工作人員與他們服務的社區結合是這項公共計劃成功的關鍵。同樣地，Lam 的研究顯示政府工作人員和民間使用者的合作使得台灣的灌溉系統能夠有效地使用與管理（Lam, 1996）。

當前這兩派文獻是否有整合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整合？社會學者似乎並不表樂觀，而政治學者也鮮少提及，^④目前也還沒有人嘗試在理論上回應這個挑戰，對此筆者以為不論是對這個問題持何種態度，吾人至少要對目前這兩派文獻在研究上的相容性及差異或矛盾性有所了解，方能進一步思索究竟未來社會資本研究的前景應該如何。筆者擬以 Putnam 在 *Making Democracy Work* 中對義大利南北市民社會的研究作為例子加以說明。首先，就其相容性而言，雙方都強調人際關係的本質是研究社會現象的基礎，Putnam 認為北義大利之所以會出現市民社會乃歸因於其水平式的人際關係，而非如南義大利的垂直型人際關係；前已述及，社會學派的社會資本重視社會結構因素對行動者所造成的機會或限制，而 Putnam 在其書中也從歷史的角度（第五章）回溯至公元十二世紀說明南北義大利為何會有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以及這種差異如何影響社會資本的形成並決定七零年代地方政府改革的命運和經濟發展；這種從結構分析現象的途徑替兩派帶來第三個相容性，亦即社會資本在穩定既有社會秩序或結構的功能上似乎高於其可能對社會帶來的改變。誠如 Putnam 在其書中提到南義大利垂直型的人際網絡（patron-client ties）致使農民必須依靠地主貴族以求得生存，貴族也需要農民的勞務以及臣服來維繫剝削和依賴的關係，中間即使有零星的農民運動也無法撼動這種制度（Putnam, 1993:144-146）。

另一方面，這兩派研究也有其矛盾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差異在於社會派基本上

註② 他用十二個指標，包括內部過程、政策宣示、政策執行等，來衡量制度表現。他最後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建構了一個總體指標代表它。詳參 Robert Putnam, 同註①, pp. 66~82.

註③ 該州在僱用這些工作人員的程序內就包含了諸多誘因以讓他們願意參與額外的任務，詳參 Judith Tandler and Sara Freedheim, "Trust in a Rent-Seeking World: Health and Government Transformed in Northeast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Vol. 22, No. 12 (1994), p. 1777.

註④ 曾任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理事長的 Alejandro Portes 就指出政治學者對社會資本的用法基本上是一種概念的扭曲（conceptual twist），且社會資本的理論發展應該放在個體的分析層次上才有前景，若真要如 Putnam 等人將其重新定義成一種超越個體的結構性資產，則需要更小心嚴謹地從事理論的建構，詳參 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in Eric L. Lesser, (ed.),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Butterworth Heinemann, 2000), pp. 59~62.

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的資產，而政治派則視社會資本為集體的資產。從這個角度看，社會學家的社會資本研究甚少觸及其外在效應 (externalities) 的問題，換言之，個人藉由蘊含在其社會關係中的資源而獲利的現象是否會為整個社會帶來高於個人利益的好處？它並不是研究的核心。然而，Putnam 在 *Making Democracy Work* 中把社會資本當成是一個社會所擁有的軟性資源，它可以決定制度施行的好壞和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要拿社會學家的社會資本概念來注入 Putnam 的理論，就可能要建構某種概念來遊走個體與總體觀的社會資本之間，但就筆者所知，目前並沒有這樣的專著出現。其次，Putnam 的理論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一個公民參與非常熱絡的社會傾向於發展出較高的人際信任，換言之，個人參與民間社團會增進其對陌生同胞的信任感，這是一種很重要的社會資產。然而，從社會派的角度看，個人參與某個團體是基於增進私利為主要考量，因此我們並不能推知參與團體是否一定會增進彼此的信任，更遑論會昇華至對總體社會其他陌生人的信任。這種臆測事實上已有心理學的研究加以支持 (Sullivan J. L. & Transue, 1999)。因此，Putnam 從參與公民社會網路可衍生公民美德，再進而擴大至增進社會福祉的論點必須要先交代清楚為什麼人際信任會因參與團體而增加。再者，與上項有關的另一個矛盾是個人與團體的關係。社會派從私利的角度出發，是想從團體中獲得好處，對於義務的問題是採迴避的態度，尤其是當團體的規模愈大越是如此 (Olson, 1965)。要怎麼解釋規避責任或搭便車 (free-riding) 的現象如何與可能產生的人際信任相容，是否這些團體本身性質與目的的差異會造成不同的理論後果？個人利益和團體利益在何種條件下會趨同？這些恐怕都是兩派，尤其是政治派亟須思考的問題。第四，政治學派似乎將社會資本視為是一種獨立於情境之外的分析概念，凡是能促進集體合作的規範、價值以及人們彼此交往的能力已經成為集體所擁有的資產，並成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而社會學派則強調造成個別社會關係的情境差異，個人在某個群體 (或結構) 內所遵守的規範與重視的價值必須要能夠協助他人的行動之後才能被視為社會資本，它們在其他的情境 (context) 下可能毫無價值；換言之，社會資本的分析與運作是要依賴個別情境的 (context-dependent)。究竟社會資本與其所運作中的情境有無關係？要如何解決兩派的矛盾？這恐怕對雙方的整合而言又是一個難題。

結 論

本文嘗試探討社會資本的意義、源起、與研究現況。簡言之，社會資本是指蘊含在社會關係內可被運用的資源，它雖不是一個嶄新的概念，但它卻是承繼傳統社會思想並呼應當代歷史發展的產物。當前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出現了分裂的狀態。從理論建構的角度來看，社會學家的社會資本概念要比政治學家的較為完整與嚴謹；兩派也有非常不同的研究焦點。二者是否有整合的可能？筆者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但卻分析了兩者的相容性和矛盾點，以作為初步的思考。雖然社會資本作為一個分析概念，它仍然處於初始階段，筆者以為它是有潛力整合社會科學的，因為它從人際之間的互

動關係出發以解釋人類社會現象，提供了各領域可以對話的共同基礎。進一步講，它同時強調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與個體自主性（autonomy）對塑造社會結果的重要性，的確較以往非偏結構即偏理性的研究傳統周延。因此，即便我們不用社會資本作為分析概念，也應當從其對人類社會現象的思考脈絡中得到某些啟發。

* * *

（收件：91年8月23日，修正：92年1月23日，再修正：92年3月4日，接受：92年3月7日）



附 錄

社會資本定義的抽樣表列

作 者	定 義
AA Adler & Kwon	「經由長期穩定的社會關係所產生的個人和集體資源。」(2000:93)
Albrow	「能提供產生社會秩序、社群組織、和可靠社會關係的基礎建設的制度。」(1999:17)
Baker	「一種行動者從特殊的社會關係所得到的資源 (a resource that actors derive from specific social structures), 並藉以追求其利益; 它是經由行動者之間關係的改變而創造出的。」(1990:619)
Boix & Posner	「一套認為其他社會行動者會回報對方合作行為的制度化期望 (a set of institutionalized expectations that other social actors will reciprocate co-operative overtures)。這個期望會促使原先不願合作的行動者先採取合作行動而讓合作得以可能。」(1998:619)
Bourdieu	「一種真實或潛在的資源總和 (the aggregate of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resources)。而這種資源是源自於擁有一種長期穩定的網路關係。」(1986:248-249)
Brehm & Rahn	「能夠促進解決集體問題的公民之間的合作關係網絡。」(1997:999)
Briggs	「所有蘊藏在人類關係中的資源, 社會資本是一種行動的資源, 它存在各種不同的層次, 包括家庭、鄰居、和社會。」(1997:112)
Burt	「藉由和其他行為者的關係所獲得使用個人財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機會……它是在不完全競爭下決定成功的最後決定因素」(1992:8-10)。「在人群中所創造出來的品質。它強調個人因智慧、教育、與年資所得的回收是部分決定於他在市場或科層組織 (hierarchy) 的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 (location)。」(1997:339)
Coleman	「(它)指涉許多不同的實體(entities)。但是它們卻有兩項共同的特徵: 首先是他們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 其次它們都能協助達成該社會結構中的某些行動……不像其他型態的資本, 社會資本是內生於行動者關係結構之中 (social capital inheres in the structure of relations between actors.) 它並不是隸屬於行動者本身, 也不包含在生產過程內。」(Coleman, 1988:98)
Couto & Guthrie	「(社會資本)代表信任與合作的道德資源 (moral resources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1999:64)
Foster-Fishman & Frank	「(社會資本)是建立社會關係的過程、獲取社會關係中的資源、以及利用這些資源去遂行某些目的。」(2000:2)
Fukuyama	「在團體或組織中共同努力以達成集體目標的能力。」(1995a:10) 「一組由成員所共同認可的非正式價值或規範, 它可促使成員合作。」(1999:16)

(續下頁)



(接上頁)

Hall	「人們定期交往聚會的習慣，彼此互信，以及投入社區活動。」(1999:417) 「傳統定義(社會資本)的核心是成為自願團體的成員。」(1999:420)
Lin	「個人對社會關係的投資。藉此它可獲得蘊含在這關係中的資源以增加其工具性(instrumental)或情感性(expressive)行為的回收(return)。」(1999:417)
Loury	「人群之間自然發生的社會關係，而且這種關係能夠協助獲得市場(market-place)所需要的技術(skills)與特質(traits)。」(1992:100)
Nahapiet & Ghoshal	「個人或社會團體的網路關係所蘊含或產生的資源總和。」(2000:121-122)
Paxton	「社會資本包含兩個元素：信任(trust)與團體(associations)。」(1997:97)
Portes	「藉著是社會網路或社會結構中的成員而獲取利益的能力(ability)。」(2000:48)
Putnam	「社會組織內能夠促成合作以至於增進社會效率的要素，例如信任(trust)、規範(norms)和網路(networks)。」(1993b:167) 「簡言之，(社會資本)是指社會聯繫(social connections)以及相關的規範(attendant norms)和信任(trust)。」(1995:664-665)
Putterman	「個人對其社會聯繫的投資。」(1995:7)
Pye	「建立網路和學習基於信任之上的共事(work together)。」(1999:764)
Rose	「正式或非正式社會網路的資產。個人可藉由生產或分配物品與勞務。」(1998:3)
Sidney	「在個人、團體、或社區之間能促成信任與相互義務感的社會關係。」(1996:7)
Smith	「能促成社會信任與合作的社會規範。」(1999:147)
Stolle & Rochon	「能聯繫公民並且使其更有效率地追求共同目標的網路及規範。」(1998:47)
Uslaner	「一個價值體系，尤其是社會信任。」(1999a:122) 「一組可導致增加合作的道德資源。」(1999b:215)
Walker, Kogut & Shan	「加強個人或公司之間行為規範的手段，它對成員而言既是限制又是資源。」(2000:228)
Whiteley & Seyd	「社會資本是指公民對其他人的信任(citizens' trust in other people)。」(1997:125)
Woolcock	「蘊藏在個人社會網路中的資訊(information)、信任(trust)、以及互惠的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1998:153) 「一個社區內的個人以及制度關係(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的本質與外延。」(1998:182)
World Bank	「蘊藏在社會結構內的某些規範和社會關係，它們能促使大家合作已達成所欲的目標。」

On Social Capital: The Concept, Origins, and Research Trend

Jong-tian Wang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a very popular analytical concept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social capital has also caused a problem regarding the appropriate use of the concept and its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nderstand social capital from three different, but related aspects. First, the author tries to review three of the most commonly recognized theorists' ideas on social capital and summarize their similarities. Second, the origins of the concept is researched from both academic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rd, through a survey social capital defini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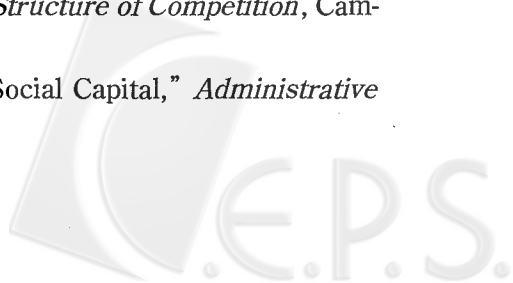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social capital is a resource embedded in social relations. It can be applied to both individual and aggregate levels of analysis. Second, social capital is not a brand new concept, but a product of both traditional soc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rd, a theoretical divide exist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one hand, sociologists see social capital operating among rational individuals; on the other h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treat social capital as a collectively-owned resource. Both camp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behavior. However, the prospect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camps is still not clear.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autonomy; social structur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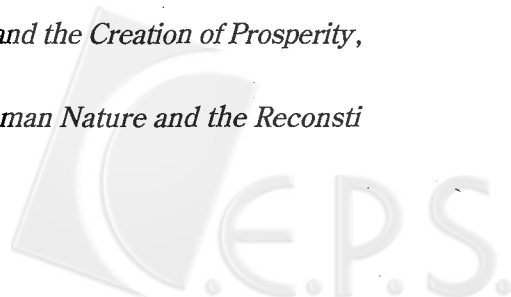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

- Adler, Paul & Seok-Woo Kwon, (2000), "Social Capital: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in Eric L. Lesser, ed.,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
- Albrow, Martin, (1999), *Sociology: The Basic*, London: Routledge.
- Almond, Gabriel A. &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gelusz, Robert & Robert Tardos, (2001),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The Case of Hungary under Transformation," in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Axelrod, Robert,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Books.
- Baker, W, (1990), "Market Networks and Corporat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589-625.
- Baron, James N. and Michael T. Hannan, (1994),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 1111-1146.
- Bate, Robert H, (1988), "Contra Contractarianis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6, 2-3, 387-401.
- Becker, Gary S, (1964), *Human Capit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lack, John, (1997),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u, Peter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Boix, C., and D. N. Posner, (1998), "Social Capital: Explaining Its Origins and Effects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4, 686-693.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 Brehm, J., and Wendy Rahn,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3, 999-1023.
- Briggs, Xavier de Souza,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ities: Advice to Change Agents," *National Civic Review*, 86, 2, 111-118.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 Burt, Ronald S., (1997),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339-365.



- Burt, Ronald S, (2001), "Structural Holes versus Network Closure as Social Capital," in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s,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95-120.
-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uto, Richard A. and Catherine S. Guthrie, (1999), *Making Democracy Work Better: Mediating structure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emocratic Prospect*,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Dasgupta, Partha, (1988), "Trust as a Commodity," in Dei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 Durkheim, E, (1982),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 Edwards, Bob & Michael W. Foley, (1998),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Capital Beyond Putna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2, 1, 124-139.
- Erickson, Bonnie H, (2001), "Good Networks and Good Jobs: The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to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Lin Na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 Evans, Peter, (1996), "Government A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 *World Development*, 24, 6, 1119-1132.
- Fernandez, Roberto M., Emilio J. Castilla, and Paul Moore, (2000), "Social Capital at Work: Networks and Employment at a Phone Cen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5, 1288-1356.
- Flap, Henk and Ed Boxman, (2001), "Getting Start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Start of the Occupational Career," in Lin Na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 Foster, Fishman & Ken Frank, (2000), "The Value of a Social Capit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alition Form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draft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Across Disciplin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Fukuyama, Francis,, (1995a), "The Primacy of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7-14.
- Fukuyama, Francis,, (1995b),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 George, Kolankiewicz, (1996),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7, 3, 427-442.
- Granovetter, Mark, (1982),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in P. Marsden & 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November, 481-510.
- Hall, Peter A, (1999),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417-461.
- Hanifan, Lyda, (1920), *The Community Center*, Boston: Silver, Burdette, and Co.
- Harriss, John & Paolo De Renzio, (1997), "Missing Link or Analytically Miss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9, 7, 919-937.
- Homans, George, (1958), "Human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 6, 597-606.
- Hurlbert, Jeanne S., John J. Beggs, and Valerie A. Haines, (2001),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in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Jacobs, J, (1965),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 Johnson, Jeffrey C, (1994),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A Review," in Stanley Wasserman and Joseph Galaskiewicz, eds.,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Knack, S., and P. Keefer, (1997), "Dose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1251-1288.
- Lam, Wai Fung, (1996),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 A Study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24, 6, 1039-1054.
- Lin, N., W. Ensel, and J. Vaughn,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46, 393-405.
- Lin, 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eter V. Marsden &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 Sage Publications.
- Lin, N, (1999),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2, 1,

28-51.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Yang-Chih Fu, and Ray-May Hsung, (2001), "The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Loury, G. (1992),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Getting to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Harvard Journal for African American Public Policy*, 1, 91-110.
- Marsden, Peter V. (2001), "Interpersonal Ties, Social Capital, and Employer Staffing Practices," in Lin Na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 Meyerson, Eva M. (2000),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ompensation: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Contacts to Managers' Incomes," in Eric L. Lesser, ed.,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
- Nahapiet, Janine and Sumantra Ghoshal, (2000),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in Eric L. Lesser, ed.,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Butterworth Heinemann.
- Newton, Kenneth,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5, 575-586.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 88-127.
- Popper, K. (1945),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London: Routledge.
- Portes, Alejandro, and Patricia Landolt, (1996), "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 *The American Prospect*, 26, 18-21, 94.
- Portes, Alejandro, (2000),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in Eric L. Lesser, ed.,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Butterworth Heinemann.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4, 664-683.

- Putnam, Robert D, (1998), "Democracy in Americ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Dietrich Rueschemeyer, Marilyn Rueschemeyer and Bjorn Wittrock, eds.,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East and West: Comparison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M.E. Sharpe.
- Putterman, Louis, (1995),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The Example of Rural Tanzani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 13, 5-22.
- Pye, Lucian W, (1999), "Civility,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Three Powered Concepts for Explaining Asi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 4, 763-782.
- Rose, Richard, (1995), "Russia as an Hour Glass Society: A Constitution without Citizens,"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 3, 34-42.
- Rose, Richard, (1998), "Getting Things Done in an Anti-Modern Society: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in Russia,"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No. 6, 1-23,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Saxenian, Annalee,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dney, Callahan, (1996), "The Capital that Counts," *Commonwealth*, 123, 20, 7-8.
- Smith, Harlan M, (1999), *Understanding Economics*, New York: M.E. Sharpe.
- Stiglitz, J, (1993),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Stolle, Dietlind and Thomas R. Rochon, (1998), "Are All Associations Alike? Member Diversity, Associational Type,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2, 1, 47-65.
- Sullivan, John Lawrence, and J. E. Transue, (1999), "The Psych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Democracy: A Selective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Toleranc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Annual Reviews of Psychology*, 50, 625-650.
- Tendler, Judith and Sara Freedheim, (1994), "Trust in a Rent-Seeking World: Health and Government Transformed in Northeast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22, 12, 1771-1791.
- Uslaner, Eric M, (1999a), "Democracy and Social Capital," in Mark E. Warren, ed., *Democracy and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Gordon, Bruce Kogut, and Weijian Shan, (2000), "Social Capital, Structural Hol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Industry Network," in Eric L. Lesser, ed.,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Boston: Butterworth Heinemann.
- Wasserman, S., and K.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sserman, S., and Joseph Galaskiewicz, (eds.) (1994),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Whiteley, Paul F. and Patrick Seyd, (1997), “ Political Capital Formation Among British Party Members,” in Jan W. Van Deth, ed., *Private Groups and Public Life: Social Participati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 London: Routledge.
- Woolcock, Michael, (1998), “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151-208.
- Zijderveld, Anton, (1998), “ Civil Society, Pillar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Democratic Civility*, edited by Robert W. Hefn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